

T2662.2/7540(4)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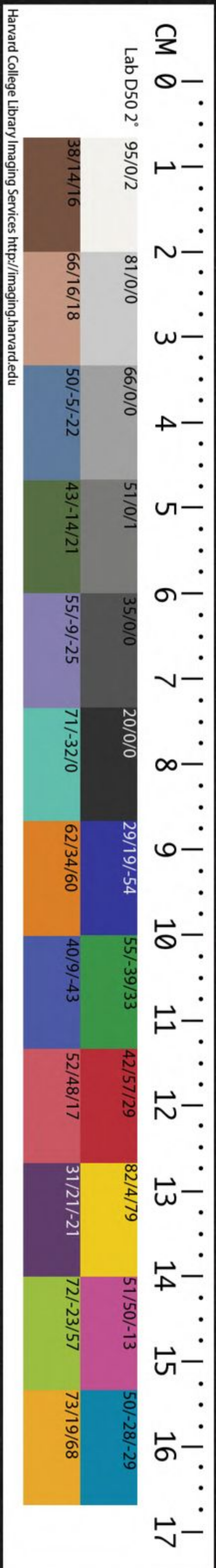
大正通鑑

九十一

第 4 門	甘露文庫
第 4 部	
第 70 號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 'ENCHIN'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0 1955



新刻九表太史校正古本歷史大方通鑑卷之九

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高宗皇帝 在位九年 崩 諡 高宗 廟號 高宗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葬 紹興 二十一年 十一月 乙酉

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古本歷史大方通鑑卷之九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帝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崩年八十一

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

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



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

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

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

康王即帝位于應天府

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遥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于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仍敕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蓋懼命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蒲州解州家十。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及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

永新劉氏曰

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

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與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彌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漢楚戊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於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篡漢。而光武兄弟起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遠近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起。強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温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于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于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害。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

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于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遙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劉氏時舉曰

前世嘗准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

○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遙尊生母賢妃常氏為宣和

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命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

以李綱為右丞相

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用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寧江軍今江州軍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

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

立御營司

修正宣仁太后謗史

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立御營司。以黃潛善為御營使。汪伯彥兼副使。是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府及群道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

○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加張邦昌太傅。○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章惇蔡卞物欲去元祐之人遂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

劉氏時舉曰

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

宣仁之功

目又何以開災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

燕山郡今順天府

○以宗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

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再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社稷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

張所言五利

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扼持也擊與腕同手掌後節中也○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待巡幸○以周望為二聖通問使如河北○**金**師○詔王兼趙野未邵州安置論勤王救援罪未州今永州府邵州今寶慶府俱屬湖廣○**金**婁室入解絳慈隰石州河中府石州屬太原府河中府今平陽府蒲州是也○**金**捷懶入密州密州今青州府渭城縣是也○**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單州今兗州府單縣是也○六月以仲湜嗣濮王嗣王仲禮比行○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李

李綱十事

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已未朔綱入對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三曰議政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當有司預為之脩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脩綱曰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況

濫不可行。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悉宜改之。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世宜傲之以。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七曰議守。謂勸士風。八曰議本政。宜一出多門紀律紊亂。情狡僥勢必復來宜於沿河。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茂。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海內之望而致中興也。

綱目斷云

分註載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為姦佞所沮卒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璟也多矣。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治僭逆罪

二事
政刑
之大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命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慶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

贈靖
康仗
義死
節之
臣

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儔李覲等○贈劉韜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義死節者在內惟劉韜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許浩曰李綱為相而斥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韜若水則

李綱
治國
規模

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再為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而高宗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命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

李綱
經理
兩河

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

所及傅亮薦焉

大事記曰

嗚呼建炎之初。晉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議兩河之議。宗澤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航海矣。

皇子勇生大赦。○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

還元
祐黨
籍人
官爵

臣團結軍民互相救援。○以汪伯彥為樞密院事。○以傅雱為

二聖通問使。如河東。○師先是李綱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但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

立沿河淮帥府

綱草表以勞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晉劉侍中太尉少與祖述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帝曰吾恐祖生先我着鞭春秋吳擊越越王勾踐復于會稽後吳越和勾踐反國乃懸膽於座坐卧必仰膽飲食必嘗膽曰汝忘會稽之耻耶

○立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賞功司○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措置戶部財用○呂好問免詔封為東萊郡侯侍御史王

嘗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借號之初好問募人賈阜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再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慙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借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賈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淵聖皇帝渡白溝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張叔夜從淵中不食粟或時飲湯水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覆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白溝河也宋與遼以此為界水經云白溝源出代郡澤水由易州界至拒馬河合流東入海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會

人有割地之謀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

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陝之蒲解乎自

命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和之臣朝進一言

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社蒙耻臣意陛下

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

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

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嘗躬冒矢石

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

閻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

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

宗澤
單騎
降賊

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
下令曰為盜賊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
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
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
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
牛眾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即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
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
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
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
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

宗澤
上疏
請帝
還汴
京

宗澤
使岳
飛立
功

邦昌輩陰與命人為地耳時真定懷遠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
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
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
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
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
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
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曰此將
材也會命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
命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舌良將不能過
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汜水縣屬河南開封府

○命右副元帥幹離不卒幹離不又○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

募兵入衛○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

岳飛為統領賜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

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相措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

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

司河北盜賊愈多而民間苦擾不若罷之李綱言張所今留京

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

為盜豈有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

者帝命益謙下樞密院分折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

綱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

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

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

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

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亦枝晉人事文公為大夫將下軍趙衰讓之為卿莫敖楚人事見左傳

○造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

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止載弓弩又設

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

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

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軍

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

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七月

欽宗至燕山

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桌不食卒年三十九○詔

奉元祐太后如東南○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

李綱
諫南
幸

齊愈有罪棄市

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拜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引伏

○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

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

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

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

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

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

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

棄之豈惟命人得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

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

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

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

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

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

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常降詔許留

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

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

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遣使

奉迎太廟神主赴行在所○罷西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

帝手書至自命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

王否因出御衣縮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

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

輔臣

○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

帥臣葉夢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以李綱黃

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兼御營副使○更號元

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罷河東經制

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先是有旨令東

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

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

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

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

罷經制司
李綱
位

李綱
全進
退之
節

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而罷亮綱乃再疏求去帝

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

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

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

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帝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

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

義得矣如說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

禍患非所恤也

李氏畫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

而國是明借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

以英
哲全
德勉

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幣以寬州縣。備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倣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此謂也。

史臣曰

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之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萌。諸心况敢出諸口耶。則為綱計。奈何。毀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可不然。姑從其計。身豫其間。為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可有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浚言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縱吏為奸。擅易詔令。竊

庇如觀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

黃潛善汪伯彥復力排綱。請帝去之。

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為矣。

新安胡氏曰

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以振整。方七十五日。為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張浚後封魏公。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又疏請帝親征。以迎二聖。

殺陳東及歐陽澈

車駕且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遂斬于市。

許翰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皆爭李綱者。東。殘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金以訛里朶為右副元帥。訛里朶太祖子也。一名宗輔。

○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罷買馬○封皇子粵為魏國公○

以王圭為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澤復

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王彥渡河大敗○人于新鄉進次太

行○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其城張所使彥帥岳飛等十二將凡

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

許飛乃引兵益比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

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入鉄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

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

矣新鄉縣在衛輝府城西太行山在衛輝府輝縣西

○募兵入皆授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制招

撫使○張邦昌伏誅○閻母入河間府雄縣撻懶入祈保州

永寧順安軍自是兩河州郡多屬○保即保定府祈州屬焉承

寧軍今蠡縣順安軍今安

州俱保定府

○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晁

德問州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

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

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

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

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揚州○隆祐太后至揚州○罷帥府要

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

光世為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苗傅為御營使司

都統制濠州今鳳陽府江寧今應天府○帝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徙太上皇帝淵聖皇帝

帝幸揚州

李綱鄂州

于太定府太定金中京也○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鄂州今武

宋高宗已... 十五

昌府 ○盜張遇陷池州 ○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 ○以張慤為中

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

權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 ○十二月王

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 ○金粘沒喝訛里朶兀木婁室分道南

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瓌自同州帥師

入蜀金人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盜丁進降于宗澤 金聞帝如揚州

命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以攻河南訛里朶取淄青兀木自燕

山由滄州渡河分兵趨淮南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衍趨滑州

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木

遂不敢趨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滑州

今濟南府滑州縣是也青州今青州府是也趙州今屬真定府

濬滑二州今屬大名府同華二州今屬西安府汝州今南陽府

文申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西遼康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

銀朮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 ○金兀木侵東

宗澤收金兀木

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木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

僚屬又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

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

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復戰兵敗中立

死之後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

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

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吏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

汝為金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

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使張撝往救之撝至滑眾寡不敵或請

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

宗澤
請帝
還京

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復明法科○金人取宋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

常熟丁奉曰

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巖巖是以能死且其別父克臣有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

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掠居民南渡

○金人取均房青濰鄭州

○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

王淵招

降之○金銀朮可取鄭州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是時所

汪伯彥黃潛善匿以不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怒貶之

○金薩謀魯入襄陽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張慤力

薦于朝除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而執政拒之豫忿而去

○二月金拔離速取唐蔡陳州穎昌府

○河北盜楊進降于宗

澤○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

○以王貺充金國軍前

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卒于燕○馬擴聚兵奉信王榛

于真定五馬山

以總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山寨聚兵得上皇子信王子捧于民間奉

以總制諸砦五馬山
在真定府贊皇縣東

○**金**遷河南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蒸之民于河北○三

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西京詔以進為西京北路

安撫制置使○四月**金**兀朮復入河南府翟進復取之○以信

楊時
致仕

王榛為河外都元帥○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以老疾○五

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澤遣子穎詣行闕上

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行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

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

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

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

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

宗澤
請帝
還汴

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

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

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

帝得䟽又聞信王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朝廷有大政

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以南幸之議于景衡罪罷

之景衡至瓜州得渴病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

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許浩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者是蓋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一有之感之則必發

見而不容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䟽其言

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

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

良知良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遂復窒。而汴終不還。讐終不能復也。委親于壑者。見夫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而猶反藁裡而掩之也。而高宗獨無反藁裡之心乎。

○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以朱勝非為尚書左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

彥治兵刻日大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衛。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

○張懋卒。○六月以王庶節度**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

○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先是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瀆相等州。遣楊進等各以所領兵分

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

東京留守宗澤卒

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道**天祚之

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書**諭

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

以安帖矣。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

抑。髮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

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

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

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集

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

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

士去者什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不許。淮南子云。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退。

不落

綱目斷云

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也。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宋公之輔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闇於上，臣佞於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先主，則群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於孔明哉！惜乎齎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降將復聚為盜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為於是

馬伸論潛

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八月，作皇帝金寶。金

善伯

汴後九寶雖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彥被

○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

賤

卒于道。伸學於程頤，勇于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不可行。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寧。金主晟以太上

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會寧府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之西北。

○郭三益卒。○金韓里朵襲信王榛于五馬山，皆取之。信王亡走，不知終所。

○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韓州在燕京東北一千五百餘里。

○金粘沒喝、韓里朵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詔

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南府程

進敗死。○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五嶽之中嶽也。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

○金蒲察婁室取延安府，王庶、曲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樂，庶

至甘泉而還。襄樂縣在慶陽府寧州城東，甘泉縣在延安府城西南。

○金以烏野掌國史。○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金粘

粘

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

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二日而陷

○元术取開德府相州開德府今大名府開州相州今彰德府

○吳玠襲史斌誅之○以魏行可充國軍前通問使○朝享

祖宗神主于壽寧僧寺○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知府州

折可求以城降于金○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

知府劉豫以城降之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絕城納款

○金幹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金人入城守臣張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幹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幹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汪黃為相不以金兵上聞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

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金粘沒喝入夔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

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

夔慶府夔州府曲阜縣西北八里○西遼康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

為京西北路招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

免對彥遂致仕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

人大怒○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准寧

請免對

○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府淮寧府今開封府陳州

○**粘沒喝**取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沭陽○**粘沒喝**遂入

淮陽沭陽縣屬淮安府淮陽軍今邳州屬淮安府泗州屬鳳陽府

○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六宮如杭州○**粘沒喝**人至天長劉

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天長縣屬鳳陽府

○**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粘沒喝**人追至楊子

橋而去壬子天長陷報至帝即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

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張選康履等從行日暮至

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

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

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錡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

汝之罪錡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瓜州壩名在揚州府城南

○太常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粘沒喝**人追之太祖神

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主以行數里

回望揚州烟焰燭天矣

許浩曰

高宗惑于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金之謀坐致金師遷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相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粘沒喝**人入真泰

州真州在揚州府城西今儀真縣泰州在揚州府城東

徐徽言死節

○劉俊民如命師詔錄用張邦昌親屬○**命**婁室取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去俱被害晉寧軍今延安府葭州

○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命**也○**命**人焚揚州而去○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照

疏求退中丞張徽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對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

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揚州○以王

庶知京兆府曲端知延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

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

于平江府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制置使知江寧府○扈從統制苗傅

劉正彥作亂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

國公專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

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王室以王淵驟遷顯

怨上二人因相結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會百官入聽宣制傅

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倖下馬誣以結宦者

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

捕內侍殺之康履馳入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

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止為天

下除害耳帝登樓撫諭之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呼傅等

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

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

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誅訖更乞康履曾澤誅

免伯彥善汪黃潛

黃潛善汪伯彥免

之帝諭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梟首與淵
首相望并捕澤斬之帝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天
位帝命朱勝非繼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
而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
請太后后御樓太后至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
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
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
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
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
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
帝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
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傳等揮其兵遂退

○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顯寧寺時改元
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
檄浚慟哭謀起兵討之張俊亦知其偽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
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
須侍郎濟以機術無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

韓世
中心誓
不與
此賊
共戴
天

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
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
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會
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
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
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於是令
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
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
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
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亦安矣
傳從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克

歷史
大方圓監
宋高宗紀九

二四

直無能為也。張浚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未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丙午發平江，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問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二克謂苗傅、劉正彥也。臨平湖在杭州府至漢末壅塞，晉咸通復開，父老相傳。

云此湖開天下太平故名臨平殿軍後也

○盜邵青陷泗州 ○金人取京東諸郡 ○金撻懶以劉豫知東

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趙立復徐州 詔以立權知州事 ○四月

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

正彥為副使復以建炎紀年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 ○呂頤浩

張浚敗苗翊于臨平 苗傅劉正彥南走顧浩浚至杭州 誅貶逆

黨有差時顧浩浚軍次秀州 顧浩謂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如我翟義徐放業可監也進

次臨平 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

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

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

朱勝
非等
免

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翎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辛亥。顧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顧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之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翟義為東郡太守王莽篡執起義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為周敬業起兵伐之敗死辟易驚動貌

○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先是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

呂頤
浩為
右相

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免。○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元豐建三省而二相既分班至是從呂頤浩之言三省始合為一

帝如
江寧
府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苗傅劉正彥。○立魏國公粵為皇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婁室取鄆坊州。○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

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

張浚如高郵薛慶隆○以洪皓克大命通問使人執之帝遣

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

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曰

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

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斂士為皓跪請得流遼冷山

○韓世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于建陽歸于行在所浦城在建寧府

東建陽在建寧府城北

○翟興誅楊進○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謝罪求去復下詔以四失

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

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負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

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

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

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

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

霖雨 詔罪 已

趙鼎 諫罷 安石 配享

張守 諫思 二帝

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穹廬毳幕其形穹窿故名穹廬毳細羊毛夷人取之為幕

綱目斷云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和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亦其罪之未當也然宗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源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溯流窮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府○罷右司諫袁植○

人取磁州○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削朱勝非顏岐路兌迪

等職居張澂于衡州苗劉之變當軸大不能身衛社稷故也

○金捷懶取維萊之州今萊州府屬山東

○皇太子粵卒○鄭穀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

密院事○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

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

自洪州入朝見帝恃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

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

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

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

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

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與中衛以後

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

眾皆投刃曰諾○升杭州為臨安府○崔縱如金不屈死之○

劉子羽計擒范瓊

林勳
上本
政書

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盜

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書九十三篇言

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

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疋匹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

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

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加

○八月李昉罷以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度使

王庶罷以王似代之○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如師時

致書致書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

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

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

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閏月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

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

守太平池州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

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

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

戰且備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

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燮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

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

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從太平池州

四府俱屬南京鄂州今武昌府岳州長沙俱屬湖廣

○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自是不復○張浚次于襄陽

議避
金師

致書
屈辱
于金

招兵分屯襄郢唐鄧○金人取密州密州今青州府諸城縣是也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人取單州興仁府單州今單縣興仁府今曹州俱屬

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為兩浙荆湖等

路宣撫使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初寅疏曰陛下以親王介

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

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

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

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蓋和

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是也非強弱盛衰不

和併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

南仲為東宮官歸依右丞相李邦彥邦彥時方被寵眷又陰為

他口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遽至城下遂獻

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種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茲

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種師道兩人而已

罷和議脩戰畧

置行臺

務實效去虛文

稅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

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交結率誤趙

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併縱使向前

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

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

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戎狄知我有含怒

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理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

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惟吏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

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別處之今

比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

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

慮八十萬惟以權值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

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考哲諳

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即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

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

廣治軍旅周全彼此不為宸居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

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三曰務

是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三曰務

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備誓戡大慙不為

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耻

大方通監宋高宗紀九卷

孝弟
求賢
納諫
任將

治軍
愛民
為君

卑辱萬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用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相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于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置，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眾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有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慧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旨出

起天
下之
兵以
自強

於上居史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搗設，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地保人，民以感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嚴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單陳而前，播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棟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閣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鑰伏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戰且耕，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五曰：都荊襄。自古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使，復為矣。五曰：都荊襄。自古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

史記 大方廣 監 宋高宗 紀 卷 三

選宗室賢才

所能臣切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節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
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僚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
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業立然後
從陝西以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由外府易
以拱把臣願陛下先令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
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陛下提此兵渡江而比按轡而
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擇置為根
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
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堅忍聳厲坐薪
嘗胆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
為妄言矣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
敗後世矣鞏固皇圖紹延祐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
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
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眾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
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
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
比其眾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道謀其少息乎
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
進眾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眾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
君子為難仁宗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者

中興無遺策

則斤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則
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斤絕君子一去而不還
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
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余帛能有
幾何豈堪此輩大言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輕捨畫輪之夷狄耶

綱目斷云

胡寅一疏忠憤激烈深切時病誠高宗所宜聽者
高宗何聽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頤浩亦不能

外其責矣

許浩曰

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用寅
而吾獨以為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

鼎沸向非高宗御極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
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
不當亟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惟昧於事
機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
使寅有此策能異其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
以講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以張邵為

國軍前通問使○人囚之○人取沂曹州沂曹二州屬兗州府

高麗請脩貢詔不許○十月金婁宿取永興軍鞏州永興軍今西安

鞏州府今鞏昌府

盜薊瓊園光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渡

浙居于越州越州今紹興府

李成陷滁州○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

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又以曲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

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自

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

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聞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趙開理財之善

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

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

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

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興元府今漢中府

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帥師走南

康金人入江州壽春府今鳳陽壽州黃州府屬湖廣

十一月金兀朮入廬和州無為軍無為軍今廬州府無為州是也

張浚出行關陝○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海當入洪吉撫袁

州臨江軍滕康劉珪聞金師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猷棄洪州走金人臨江又陷洪州撫袁二州降之

復陷吉安虔州今贛州府洪州今南昌府是也吉州今吉安府撫袁二州今臨江軍其陞為府

孫悟如金師致書請○盜劉忠陷舒州○金兀朮入太平府

○主管步軍司閤勅自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帝還浙西以禦錢師至錢清復如越州錢清江名在紹興府城西五十

三里以漢守劉寵一錢事得名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以趙鼎為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命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襄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命兀木入建康府守臣杜克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于杜克而克日事誅殺

杜克 降 楊邦 乂死 節

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木攻烏江克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木遂乘克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克始遣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瓌軍先潰淬敗死諸將皆潰克兵亦散兀木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杲迎降克保真州兀木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克遂率官屬降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兀木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乂死遂殺之克至命粘沒喝薄其為人乂之得仕○帝如明州時聞杜克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故也○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盜桑仲陷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明州今寧波府○兀木入臨安府遣阿里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航于海次于定海縣○皇太后至慶州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帝舟 居于 海

李彦 仙死 節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岳翁翁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濠尉李彦仙屢敗金師破其
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彦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金將烏魯來攻彦仙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彦仙又大敗之婁室
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
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
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
告急于浚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彦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
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日
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彦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彦仙
投河死大小二百餘戰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
其餘民而去陝州
在河南府城西

○滕康劉珪免
○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企先遼中書令
知古九世孫世為大官至是金主召于上京甚驚異之曰朕嘗
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
或因或章
咸取折衷

○二月酈瓊降于劉光世
○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
○以盧
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人入潭州屠其城
○兀木

西京
沒于金

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金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

為盜所殺自是西京皆沒于金○鼎州盜鍾相自稱王鼎州今常

德府○赦以金兵退故也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江周望走太湖兀木

入城焚掠而去○鍾相陷澧州○孔彥舟詣傅雱降○張浚帥

師入援○三月金兀木入常州鎮江府○使盧益奉迎隆祐皇

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

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

之意○孔彥舟獲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于龍

陽龍陽縣名在常德府城東南

○軍賊戚方陷廣德軍方江淮軍校也

○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人退復還秦州○帝還越州○韓

世忠大敗金兀木于江中兀木走建康撻懶遣師救之兀木復

入于江世忠敗績兀木遂濟江次于六合初韓世忠以前軍駐

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木師還擊之及兀木

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

於焦山寺兀木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

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

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

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

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

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

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虜

岳飛邀擊金人于新城

兀术之婿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艫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析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實大鉤授健者明日敵舟躁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

世忠敗績

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丙申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綱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綱皆自焚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六合縣在應天府西北焦山寺在鎮江府金山龍王廟在鎮江府城西北老鸛河在

淮安府城西新城
縣在淮安城西

○呂頤浩免頤浩在位顯恣中○金海當自荆門北去牛鼻

敗之于宋村○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

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元木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

○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

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

處之○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連州在廣州府城西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劉立為盜

所殺○以陳覲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為鎮撫使

○以呂頤浩為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

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以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

金徙
二帝
于五
國城

戚方降于張俊○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元术自六

趨陝西○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七月以孔彥舟為

辰沅靖州安撫使○張浚使呂世存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

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洪皓自雲中密遣人

奏書以桃李粟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以岳

飛為通秦州鎮撫使○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皇太

后至越州○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

玠復永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桑

仲為襄陽鄧隨郢州鎮撫司端素善撫士卒長于兵畧然性剛

燮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
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
因糧于我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
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

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為未可浚積前疑遂貶之

以范冲脩二實錄

金人立劉豫為帝

○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冲禹祖之子也○九月太上皇后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于大名府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服如張邦昌者及兀朮比還議立衆以折可求劉豫可立豫以重寶賂撓懶請立已撓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其腹心高爰裔說之乃從

張浚富平敗績

○桑仲隱均房州○金撓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金婁室取延安府保安軍○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浚退保秦州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利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

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蕭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命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富平縣在陝西耀州城東南。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閬州今保寧府俱屬四川興州。今畧陽縣洋州今洋縣俱屬漢中府。合州在重慶府城北。

○**金** 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斜也卒。斜也又名果。 ○**金** 撻懶入楚州。淮陽鎮撫使李彥先救之。敗死。○十月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金**王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

秦檜 還自 金

秦檜 首倡 和議

妻王氏自軍中趨襪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榘孫傳等同。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訖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孥皆回耶。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孟檜首倡和議于金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宋史筆斷曰

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托詐。非逃歸也。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為戎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桌及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

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何桌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納款。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間。明矣。故自入柙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姦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歟。然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乘危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鑠鉉。乃中國之富貴。非戎虜之寵靈者也。檜何忍捨君父之大恩。懷狗彘之私惠。國亡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由姦臣不知仁義。以禽獸為心耳。不然。何德於戎狄。若是之深。而讐吾中國。若是之甚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叛。附于劉豫。淮寧府名

今河南府陳州是也

○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

部尚書。○金斡里朶取涇原渭川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

遙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

均房州鎮撫使。金州在漢中府城東南。均州在襄陽府城西南。金房州在襄陽府城西南。金房州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

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

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又矣。直以川右有鐵山

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

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

近郡。宣司但當留住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

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

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將佐無敢行者。子羽乃單騎

劉子羽軍勢復振

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

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扼險于

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鳳河兵

于岷州六潭孫倭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

固蜀口人知有備遂引去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鐵山在漢

縣東北褒斜谷中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岷州今岷州衛

軍民指揮使司大潭縣在鞏昌府西河縣東南階成二州屬鞏

昌府鳳州今漢中府鳳縣

○十二月金韓里朵取熙州○金金源郡王婁室卒○建州盜

范汝為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

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村疇三十戶每

摧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

者二人充都保至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與

一品限四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陰蓋則同編戶
大學士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

州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

發齋論曰人主愛親而不知所以愛親恢復之志荒矣愛莫

大於父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膝下之奉手足

之情固其常焉使吾親不幸而窘於絕域之危抑鬱太甚所

以望子弟之援且亟也苟有志者於此還之則愛之大者焉

而遙拜非所亟矣宋之二帝北行蒙塵邊圉之中俛首強胡

之下以萬乘而受制于一虜人事勢感矣國步艱矣高宗而

知愛固宜誓志勦敵恢復中原則沙漠之駕猶有還期何至

亟拜遙遙急其末而不圖其要伸一時之殷勤而不能刷萬

讐者重也。明皇之轍未還，則肅宗不宜但以溫清為思。蓋還轍者重也。推輕重較緩急，此高宗之當親為迎請可也。而何遙拜之圖哉？太祖開基汴京，定鼎宋金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統天下而并八荒。二百年於茲矣。徽欽二帝不紀，蓋由窮奢極侈，卒之以華召夷，相繼北轅。蓋不共天不同壤之大讐也。奮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弟之至。孰有過於是者乎？乃曰：「微吾父也，不見吾父，何以安子之心？」欽吾兄也，不見吾兄，何以安弟之心？况處宮室之邃，孰與夫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孰與夫膾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孰與夫窮邊絕塞之寒苦？觀乎其形，杳乎無聲，不得已而有所謂拜者，於斯時也。鹵簿威儀，陳列左右，百官珮珮前後鏗鏘，且再拜焉。且稽首焉。今年而拜于越州，不已也。又明年而拜于紹興，不已也。又明年而拜于臨安，傾一念而遙拜二帝之誠是矣。嗟夫！為此舉者，是豈知復讐報怨孝子者所為哉？拜父則還父可也，拜兄則還兄可也。此時而拜，不見天下有孝弟之名，此時而不拜，不見天下有不孝弟之名。帝而知孝弟不為是虛文也。金

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宋郊。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岌岌乎祖宗陵寢，父隔腥膻，神州赤縣，淪于異域。七廟在天之靈，所以責帝者恢復也。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帝者恢復也。匹馬南渡，事非細故。於此嘗膽可也。於此坐薪可也。於此枕戈可也。於此復讐討賊可也。况夫義聲倡率，豈無感動者乎？公卿將相，豈無勇畧者乎？甲兵車馬，豈無繕治者乎？非萬全不謀，非乘時不動，繫其君而虜其臣，刳其木而湮其井，破竹之機，走丸之勝，其將不在我乎？羞愧可洗，土地可收，父兄可復，向也瞻望之苦，今也顏色之歡，省閭夔夔於朝夕之間，唱和雍雍於宮室之內，而高宗之所謂愛親者無餘策矣。乃計不出此，畏縮不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戰畧之脩，勤詔使之通，何有乎？掃穴之計，忘讐隱忍，曾無報心。致令二聖不諱于遐荒之境，而感慨流涕者，天下同然。帝之孝弟，果何在也？雖然，中興之業，二帝果無志矣。獨无二三大臣協力，贊成於其間乎？李綱、張浚、賢相也。張韓、劉岳、良將也。斗筭一秦檜，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傾上聽

復賢良方正科

詔贈程頤龍圖閣

而陷忠良。則宋無宋而金有宋矣。萬世誤國之愆，不能追矣。於乎！遺民一旅，尚可與夏甲楯五千。猶可復讐。高宗不能為必康固矣。而亦不能為越句踐也。惜哉。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張俊為江淮路招討使。○李

成陷江州。○謝克家免。○盜曹成陷漢陽軍鄂州。○詔有司舉

太祖後宜襲封安定郡王者。○三月，邵青寇宣州。○以秦檜參

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

尚之。○三月，張俊大敗李成于樓子庄。復筠江州。於是俊軍有

鐵山之號。○金兀朮取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於是涇原

熙河二路皆為金有。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俱州名。

○張浚退守閬州。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為利

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時金人破福州。蹂同

谷以迫興州。浚退閬州。而令張深、劉子羽趨益昌。閬州今保寧府。益昌府。益昌縣今

保寧府。昭化縣。興元府。今漢中府。略陽縣。今鞏昌府。階州。興州。今漢中府。略陽縣。

○四月，金捷懶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隆祐皇太后

孟氏崩。年五十九。○蔡仲陷鄧州。○盜李忠陷商州。○五月，以張用

為舒、蘄鎮撫使。舒州今安徽府。蘄州屬黃州府。

○作大宋中興至寶。○劉光世使王德襲揚州。執郭仲威歸于

行在所。斬之。○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壽據

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張俊大敗李成于黃梅縣。成奔劉豫。

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譚交降于張浚。○張用復

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

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嗣統

大公
大慮

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命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

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

感歎。○攢命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以俟軍事寧歸。英哲宗園陵。

○張琪陷徽州。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命關隴六

路盡陷于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

方山原而已。

方山原在隴州西南。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誘穿通逃。

○七月以岳飛為右軍副統制。

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命

捷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免。○八月以孔彥舟為命蕪黃鎮撫

使。○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于閬州。將任用之。王

張浚
殺曲
端

庶役而間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待浚立時。舉以示焉。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有指斥乘輿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

秦檜入相

呂頤浩為左相

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大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畏恨有叛去者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罷○以李回參

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

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

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

是命○范福棄蔡州以李祐代為鎮撫使蔡州今汝寧府

○復置賞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

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詔

能建策還二帝者賞以王爵○十月李回罷○王德穢劾責之

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崇明沙今為蘇州府

吳玠人敗兀術于和尚原

○以孟庾參知政事○吳玠大敗金兀術于和尚原玠自富平

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

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攝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時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玠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

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

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人

舍馬走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

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人自起海角狙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術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

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相拒遂進薄和尚

原

吳玠 和尚 原之 捷

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室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其鬚髯而遁玠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衄深以為愧初玠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焉
黃牛山在漢中府城西南鬻音刺衄挫也敗也
 ○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楮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
 ○升越州為紹興府 ○關師古復秦州 ○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 ○兀木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

慶陽 ○慕容洧以環州叛降于金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

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為副使 ○富直柔罷 ○十二月盜曹成

陷道州 ○桑仲寇復金州 ○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盡屬于豫

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

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

五日破之汝為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

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

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徭禁脅役者捷聞帝曰雖古

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諸盜 ○帝如臨安府順浩

也諸帝至臨安府 ○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揚州經理淮東
 ○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以降盜崔增李俸邵青趙延壽李振

韓世忠古名將

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 ○三月桑仲為其黨所殺李橫復鄧州先是仲

上疏願脅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

制應援仲至鄧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廣擊走

明復其州○金人侵隴安吳璘敗之○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

所殺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憚之遣人持書誘

其首奔豫與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之而能激以忠義

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不得侵犯詔以子琮嗣職

○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

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

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瓌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呂頤浩帥師鎮江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

劉光世岳飛王瓌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

予意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迄無成功

心盛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桑仲而世忠諸人

曾無一言則其眾謀未合而未有勝筭徒可知矣夫中原板

蕩於茲有年頤浩倚仲一人而欲以喪敗之眾其向制勝其

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為所殺其能以任此

乎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不行也使其果行

其不為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

雖是舉差強人意使其果出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

以倡率其眾以與北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

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或曰史稱頤浩善弓

馬有膽畧時人倚以為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

宋高宗紀九卷

今願浩也。今之舉既如此，則前之所守，與明年之欲進取，徒可知矣。望其成功，不亦難乎。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大廟。是日暴風捲旂。

屋瓦皆振，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凡兩京

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

走邵州。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邵彬飛付金字牌

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杜嶺至，比藏嶺連，控隘道

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

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

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

自彬、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其太

祖孫置為諳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諳班勃極烈之位，又虛至是

粘沒喝兀術谷神等會朝，言曰：『儲嗣久

曠合刺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受非其人。』**金**主不得

已許之，合刺即置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繩果名宗峻。

丘瓊山曰：諳班勃極烈，其國儲二也。**金**主此舉，非但元仁宗

不如，宋太宗視之，亦有愧矣。

○**金**主以其子蒲盧虎為國論勃極烈。蒲盧虎一名宗盤。

○**金**主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術為左副元帥。○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

子玠嗣。○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育太祖後子偁之

子伯琮于宮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

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婕妤，好婦官也。掌昭曰：『婕承也，

上好美稱也。漢書儀皇后為婕妤，好下輿禮，比丞相。

岳飛 收曹 成

宋史 高宗 卷九十九

之建平縣名置脩正局命秦檜提舉○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

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

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其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詔岳飛屯江州○以李橫為襄鄧鎮撫使李道為鄧隨

鎮撫使○頒黃廷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崔汝文罷○孔彥

舟叛降于劉豫○秋七月以翟宗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

孟州今懷慶府孟縣汝州今屬南陽府唐州今屬南陽府唐縣

○呂頤浩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安定郡王令話卒○以朱勝非提舉體泉觀兼侍講貶

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程瑀等二

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

論時政

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

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

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

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

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

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

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

五者帝王

能

春秋經世大典

胡安國論朱勝非

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至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國淪滅三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逞。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

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由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猶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言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浚職提舉仙都觀。是夕。慧出。胃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

松栢 擬然 獨秀

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程瑀等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臺省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謝良佐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

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能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

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

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

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

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

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

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于劉豫○罷脩正局○王

倫還自倫被執久之懷歸乃倡為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

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

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以潘致堯為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却其幣奔劉豫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

子羽
慷慨
有才
畧
趙開
善理
財

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以王似
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
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
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
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
不安○以令時為安定郡王○**金**元帥右都監耶律余都謀反
伏誅遂大殺宗室○十月禁私酤○**溫州**○十一月
詔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師討楊太為公故又曰楊公
○王彥復秦州○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
民潰卒群聚為盜散處荆襄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

言荆湖之地自古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

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

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川陝

宣撫使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漢等進士出身○初置江

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置之故○召張浚

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及王似同治司

事浚聞王似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諭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

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

陽煥為交趾郡王○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錄孔子後也○詔孟

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

撒離喝乘勝而進金州今屬漢中府石泉縣在金州西

劉子羽
潰師

癸卯年

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鳳關吳玠

走西縣子羽走三泉○**命**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

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

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以止渴

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

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

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

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

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

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

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

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捨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

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命**兵已

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

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

川子羽移書言已在此**命**人必不南浚乃止**命**兵由斜谷北出

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

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

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命**師預徙梁洋之積及**命**人深入

子羽 敗金 師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簽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自褒斜谷還。興元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墜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河池縣漢中府鳳縣洋州漢中府洋縣定軍山在漢中府東南。金牛鎮在漢中府沔縣西。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潭毒山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出連雲棧。褒水通河斜。水通渭。褒斜同為一谷。不虞猶云不意也。

○李橫復穎順軍。穎昌府。今許州。俱屬開封府。

○造渾天儀。○以李橫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燕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殺金平在仙人關。右與州長舉縣時。

璘守和尚原而餽餉不繼。璘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突之而別營之殺金平。平即殺金嶺也在漢中府峽陽縣西。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京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牟鹿岡。橫師敗績。豫復陷穎昌府。○以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為商虢陝州鎮撫使。○以劉光世為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晟復陷虢州。○楊太僭號大聖天王。太即公也。○水軍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潘致堯還自金。以韓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橫等班師還鎮。以與金議和故也。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閬州。時浚被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而未行。至似盧法原亦未赴閬。至是

飛 平 度 盜

詔周隨亨李原宣押王似盧法原赴鎮而罷在撫司浚及劉子羽王庶劉錫等遂赴行在所○以陳規知興州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至是

召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帝納之自是不復除鎮撫使○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來歸人議和故也○詔王瓌會師討楊太○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雩都

慶吉平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慶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慶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盜彭友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傳命飛平之

飛至慶賊彭友悉衆至迎戰飛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飛遣死士疾馳登山賊潰皆降雩都縣屬贛州府慶州即贛州吉州今吉安府

綱目斷云

仁步武穆之心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友者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責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

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起復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八月

翟宗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伊陽縣今河南府嵩縣

○沂王樛有罪命人殺之樛與駙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反案驗無狀伏誅

○九月呂頤浩免時頤浩言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

十六七萬矣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願

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

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會侍御史辛炳

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

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頤浩 罷

易諸將鎮守

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願浩不能用

綱目斷云

願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乃知其姦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心則非也

○以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為淮東宣撫

使次鎮江府王瓌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

次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州○十月李成

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橫奔荆南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郢州信陽

軍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州是也

○罷諸路類省試舉人○十一月韓肖胄還自金禁沿淮兵擅

侵齊境○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言也金元木取和尚原○十

二月金李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

翔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止欲盡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膠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

○劉豫以孔子後璫襲封衍聖公主祀事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遼康國八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以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

宮及河南地○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

及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吳玠仙人關之捷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璘自武階路入援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屢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

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北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

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父番計自是不妄動矣

趙鼎參政

宋史高宗紀九卷

五十七

○以趙鼎參知政事○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張浚還自閩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為副使○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白州今梧州府博白縣

○吳玠復鳳秦隴州○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闕師古以洮岷叛降于劉豫○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和○知書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

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岳飛復襄陽飛至郢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合戰馬應創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金

岳飛取襄陽

人侵金州王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岳飛使牛皋復隨州○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陽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軍

使王貴張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陽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軍

以趙鼎都督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章誼還自金師○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下必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釀金釀音遽會飲酒也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

聰明之下矣伏望懼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

憂○以魏良臣為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王制毀

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為湖北

荆襄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

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

之時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二事帝未許侍御史魏劾其過勝非請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抵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劉豫聞

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訛里朶撻懶調勃海漢兒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倪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金師渡淮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

趙鼎
入杞

韓世
忠大
敗金
人于
大儀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
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
慶○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

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

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
氣自信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
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
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
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是時世忠得命進駐
揚州手敕感泣曰王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復如揚州使統

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
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

抵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兪

李董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

撻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

雜出**金**兵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搃人曾

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

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敢亦擊敗**金**人于天長

之鷓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

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

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眾捷聞群臣入賀

宋史 大行通鑑 宋高宗紀九

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大長縣令 屬鳳陽府

綱目斷曰

自虜寇再至。籍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伐木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南進。伏軍夾擊。虜兵敗退。追攝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胷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于掌。惜乎不足以語此。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耳。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白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御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

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送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為

大齊。至是始聲其罪。

○^金人入濠州。

○^金人入光州。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

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

飛使牛皋救之。○^金師引去。皋追敗之。○^金師渡淮北。歸時撻懶

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

金師北還

趙鼎真宰相

李綱上疏

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木色變，遂有謀歸之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又聞主病篤，乃夜引師還。兀木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志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烏或問鼎曰：人傾國來攻，眾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眾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鼎奏：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相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

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于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謀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令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料合精銳士馬，日以消耗，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

戰利

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

措置
之方

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陳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驛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驛。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疆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

用人
如用
醫

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

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長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則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波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命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來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

請勿
議和

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中國名曰神州赤縣。



金熙宗 宣天會十三年 西春正月 巳巳朔 日有食

之帝在平江府 ○張浚還自鎮江 ○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

帥師次于鎮江 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 帥師次于太平 張俊為

江東宣撫使 帥師次于建康 ○鄺璠復光州 ○金主晟死 諡班

勃極烈 置立

史臣贊曰

金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粘沒喝幹離不總戎。規模於是始定。在位十三年。無宮苑奢淫之過。用大臣之言。舍子立。置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

瓊山丘氏曰

金主之死。舊皆書卒。此以死書。何本朱子綱目。書法也。綱目於阿保機德光皆以死書。故爾或

曰。遼人僅得山前山後數州之地。金則奄中原而有之。例之於遼。可乎。蓋論事者當以理之正否。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揆之以春秋之法。華夷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限也。夷而居夷之地。正也。亦其分也。夷而侵中國之地。則非正矣。作史者當計其侵之多寡而定其罪之輕重也。苟以得中國之地多則與而進之。豈非示則於夷狄使之依例倣倣為中國無窮之害哉。或曰。綱目於五胡皆以卒書。何曰五胡雖夷狄

之種然皆生于中國之地固非阿保機阿骨打化外之夷之比也例之于匈奴突厥彼又何辭

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于温州

○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卒于閬州○以趙鼎

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

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史館校勘俞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

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以岳飛為荆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么于洞庭

湖王夔討么連年不克遂命飛○吳璘復秦州命撒離喝來救楊政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

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不納○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

光世妾許氏等為孺人從光世之請妾之有封自此起○閏月胡松年罷○王

夔免○總置制司命孟庾領之經理錢穀而增額外之數大為東南之害○二月張

浚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命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鬻民

間田宅契紙○四月罷鎮撫使○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奉安神主于太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命之五國城初太上

自離汴與淵聖及后妃族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遺言

欲歸葬內地命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

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

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命人義之而不責

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論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又非有曹馬之篡

太上皇崩于金五國城

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正士狎近
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
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
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動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
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
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史臣曰

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矣然
弁寧不歸而不失王倫之黨寧不生而不受金虜之
官迨全節以歸與張邵洪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
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弁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
龍髯之莫逮淚洒冰天若皓作則何史氏之失錄焉

行朝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
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
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羅從

豫章
先生

彥南劔人物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
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
而歸克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
門人李侗最著○李侗初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
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談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
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克而怡
然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與鄉人處
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

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
聽矣。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
氣節毫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
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
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
者。南劍今延平府屬。福建博羅縣屬惠州府。蕭山縣屬紹興府。豫章今南昌府。

○五月何鮮如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

胡寅
上疏
諫使
金

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
下讐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
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
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

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六犯順矣。女
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視欲和
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僭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
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
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或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
二帝之故。不待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
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鮮如之事。恐和說復行。國事傾危。士氣沮
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
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鮮如。寅因乞外
知邵州。○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貴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
出就資善堂聽講。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

胡寅
罷

建國 公就 講

岳飛 破楊 公

國公就堂聽講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
 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
 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之業其在是乎○以令砭為安定郡
 王○行統元歷○**命**左副元帥訛里朵卒○六月岳飛大破楊
 公于洞庭公死湖湘平岳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
 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
 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
 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勝者擒
 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之會張浚至潭州席益
 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
 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
 日賊不乎斬汝矣士安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旨召張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上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駐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

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
 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
 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踪劉銑
 未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
 營降其眾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破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
 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
 怒未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
 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溺赴
 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巨舟
 千艘飛親行諸若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果八日而
 捷書至潭張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么恃其險官兵自陸路襲
 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未至是人以其
 言為識云○孟庾罷○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論詆誣宣仁聖烈
 皇后罪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蔡卞為潭州團練副使

子孫不許在朝昭化軍今漢中府金州
 潭州今交州府錫山縣
 ○九月**命**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十月張浚還自潭州○以

徵虜
士尹
焯

席益為四川制置大使○令民自實田畝間架于官賣之○十

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焯為崇政殿說書先是金人陷洛焯闔門

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有從以兵怒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
得程頤之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楷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縉
拜而受之因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焯關三畏
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仲舉以自代

○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陝復以

劉子羽參議軍事○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

浚薦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春正月己巳朔帝在
蕭氏咸清元年○夏大德二年

臨安府○以伯玟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璠○安定郡王令砮卒

○二月置行在交子務○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

圍淮陽軍○兀朮救之世忠還○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

鎮江命張俊進屯**盱眙**盱眙縣屬○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

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

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

遺以巾帕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焉巾帕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
如帕之類山陽縣屬懷安府

○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

復之○五月復造見錢闕子罷交子務○六月張浚撫師淮上

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

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

喪詔不許○以令憲為安定郡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軍路

此君
素志

經畧安撫使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為左

司諫○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

李迨代之○岳飛使牛皋復鎮汝軍○以秦檜為行宮留守孟

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

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

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即

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

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

授醴泉使至是漸用事

○張浚進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金主追帝其先祖函普曰

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緩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

世祖頗刺叔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為皇后

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眾于唐州上疏進

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帝至平江府○十月劉麟劉

猗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猗大敗走

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

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

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

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

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從其議遂不許

豫而遣兀朮引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

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兵由壽春趨廬州以犯合肥姪猗

岳飛請進師恢復中原不許

州以犯六安朝廷大懼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俊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帝慮張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俊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俊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

浚歆
斬渡
江者

藕塘
之捷

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有一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俊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諭其眾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卒眾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引兵趨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率勁卒

五千突入其軍。視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
 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其背擊之。
 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視以首抵其謀
 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殿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
 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視敗。亦拔砦去。
 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
 退。北方大恐。命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合肥定遠
六安縣名

渦口城各采石
山名太平府北

○西遼王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子夷列年幼遺命其塔
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

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
 出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
 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
 彥質請帝回驛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
 下一再臨江。士風百倍。今六飛一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
 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
 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
 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俊鼎與浚為相政事
先後及人才所當召

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
號為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
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帝嘗親書忠正德
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銜之言所以賜

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許浩曰

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太。浚每抑之。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時浚在內。浚在外也。然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浚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浚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浚心為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國家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荐浚。則可見矣。浚初讓浚。而浚荐浚。浚不負乎。浚也。他日高宗欲竄浚。賴浚力爭。而免。是浚不負浚矣。浚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能盡展。而自隳其利。其業之業。可惜也夫。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陳公輔乞罷。程頤之學。詔從之。○以劉頴

為廣州參議軍事

丁巳

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

府

○初用大明歷。○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蘓還自

院

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蘓還自

知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時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

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

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

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

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

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

張俊
深忌
岳飛

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而退上
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
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
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
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
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
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
木為之。親身之棺也。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命謂捷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
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帝
進拜太尉。以王德用、鄺瓊兵隸之。帝復詔德瓊曰。聽飛節制。如朕
親行。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

劉光
世免

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帝如建康府。○
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參謀軍事。○帝至建康府。○以沈與
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高氏為皇太后。帝一日號慟
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逞。寧處屈已。講和正謂此耳。
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為皇太后。從之。
○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度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
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
紀律。張浚言其沉湎酒色。不恤
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黜。會
光世引病乞解兵柄。遂罷為萬壽觀使。
○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
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留建康。見帝數語恢復之畧。
且上疏言。命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
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

社稷長義之計在此舉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命人可滅社稷長義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之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都督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督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非飛不敢不盡其愚豈得以軍為念哉與

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

都督府叅議張宗元權其判官

河陽縣名陝府即陝州也

○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軍○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

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

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

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願關中

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尊師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論討故事加之封爵

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和

四人道德名世

岳飛請進討不許

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此皆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七月嗣濮王仲湜卒○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為淮西節制統劉光世之軍劉錡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

呂祉死節以狗

還朝德瓊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
○召淮西副統制鄺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狗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括髮以布為頭髻又

綱目斷云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鄺瓊之叛向論德瓊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鄺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鄺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鄺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豫結粘沒喝而兀木惡豫可

以問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
耶吾先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
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
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必即詭服乃作贗書因謂謀曰吾今貸
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服納書成勿泄謀還以書示兀术
兀术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术也

○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
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
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
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鄆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
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帝曰
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田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
罷○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事○以劉錡知廬州○十
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

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
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
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
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
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
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張守亦以為言秦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求
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狗
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命以撻懶兀术
為左右副元帥○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初焞
承召命以疾辭不行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令漕臣奉詔至

附學
附卷
大過
人

涪親遣焯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焯至九江復辭曰學
程氏者焯也遂不至張浚言焯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
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焯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
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趨召入見故有是命涪州今名重慶府

綱目斷云

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
也又用大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无咎
盖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
之曰往蹇來譽也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之
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于易固為
賢矣若范仲淹荐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
非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命**襲汴執劉豫以歸廢為**王**立行

臺尚書省于汴初豫由和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特厚
諸將多憾之粘沒喝既歿豫兵復敗藕塘至是尚書省奏豫治
國無狀當廢**命**王遂令挺懶兀木偽稱伐**宋**以襲之其詔有曰
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契兵戍安用國為○韓世忠岳飛請伐
命以復舊壤不報○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
○十二月廣州盜蔡毋謹和尚陷三水鎮劉領帥師討誅之毋
謹和尚踴聚于三水鎮有紅船四十屠三水鎮焚海安等監場劉
領時為廣州參議官帥兵捕之遂殺蔡毋謹和尚捕逐餘黨海
道遂清○劉領建陽之沙與劉齡同七世
祖由京兆府萬年縣洪因御曹貴里人入閩
○王倫還自**命**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
太后及河南地遂復遣之
○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于天祚嗣

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古本歷史大方通鑑卷之九終

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古本歷史大方通鑑卷之十

○宋高宗皇帝紀 附 金紀

戊午年 金天眷元年○西遼成清三年○夏大德四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

○張守罷時帝以樓炤言議遠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 六朝吳東

音宋齊梁陳也

○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班女直小字○二月帝

如臨安府○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

胡安國著春秋以成志

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先是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許浩曰。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間關江南。苟存社稷。在維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時也。卧薪嘗膽。猶恐不及。顧乃優游於文翰間。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遍。若將鑒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讎。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賢於他好。是誠賢於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之。徒弊精神而不能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吾故著之。

○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三月以仲偃為嗣濮王。○以劉

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

秦檜

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

一相

安敦 後憂 姦人 入相

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陳與義罷。○使烏陵思謀來。○四月詔王庶視師。

江淮。○五月王倫及使烏陵思謀來。○謝葵劉豫次致使指會。

捷擲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蔡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

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畱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

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使時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捷擲宗雋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

○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行聖公孔玠衢州田。以

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時玠橋寓于衢。

○王庶自淮南還。庶素有威嚴。及視師。坐壇上。自大將已下悉以戎服。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

○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七月以王倫為奉迎梓

宮使如。○八月始頒行官制。○以所都會寧為上京。改

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按出虎水

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遼舊云。源于此。故名。京源東京遼陽西京大同。

○九月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十月劉大中罷。○

趙鼎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故罷。○以勾龍如淵

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

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

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

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

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

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

公為天下大計。蓋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王倫及命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知平江府何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乞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

○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許。及命使張通古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

命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

不克。洪澤有二。一在鳳陽府。一在淮安府。山陽縣界。木詳。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詔侍從臺諫詳奏和命得失。樞

魯聞
不草
國書
儒者
所爭
在義

密院編脩官胡銓乞斬秦檜。詔貶銓監廣州都監倉。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命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然猶慮群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實館職胡瑄朱松朱子之父時為校書郎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可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命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

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一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命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脧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

胡銓極言和議之非

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大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命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命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
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
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仲國勢陵夷不可復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仲國勢陵夷不可復振
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
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
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
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
欲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
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

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
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
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
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
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
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貶竄宜興進士
吳師古殺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朝士陳副中以啓事賀
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
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

不至耶○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是不聽遂求罷從之○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榜諭及命通和○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命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為侍御史莫將為起居郎不敢拜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奏檜抗章力贊和議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燾終不改前議○作慈寧宮以皇太后常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已未九月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命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兖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

人主
非兵
無以
立國

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其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命將歸河南地上言命人不可信和

終欲復仇報國

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岳
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
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
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讐隙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
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
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楊
備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固陵在開封府陳州

城西明州今寧波府也

○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割地
界使○遣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責檜曲學倍師忘

尹焯學問淵源

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
○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
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心
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以尹焯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焯
固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帝慘然曰楊
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
以繼震乃除焯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焯以和議
為非固辭不拜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死物而故也
○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初賜內侍藍安石謚臣者有謚始
此○二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以

李綱為湖南安撫大使張浚為福建安撫大使○以郭浩為陝

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瑒為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王倫至汴命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地歸之○以樓炤簽書

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以

孟庾為西京留守路克迪為南京留守○五月鄜延副將李世

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

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問者世輔應募有功庶大

奇之遷副將金人隔延安授永奇父于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

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戒世輔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

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戒世輔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

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

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其酋渡洛渭由商號

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撤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

之馳出城至洛陽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戰皆捷世輔懋

高原望追騎益多與撒離喝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

骨肉撒離喝言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超

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

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

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

夏主即以二十萬以文臣王樞武臣移吡為陝西招撫使世輔

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宋世輔取赦文觀之

因與官屬列班大哭乃辭王樞移吡不從遂擒之夏兵大潰世

皆備
皆格

○六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仁孝

立○四月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

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

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

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

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命人專意圖微玠身當

其衝無言又矣故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窟澧州推官韓

紉于循州

以上書論和議之非澧州今屬岳州府循州今惠州府也

○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士儂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

成都府先是燾還奏曰命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

雪此耻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

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而秦檜患

之遂貶○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秦鳳經畧

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東京

留守王倫如命人執之是時兀木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

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

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及金人執之

○七月以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池河池縣名

今鞏昌府

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王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

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宗雋皆

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出為行臺左丞相居燕京

○命以兀木為都元帥○命以杜充為行臺右丞相○樓炤還

自鳳翔○八月命撻懶等復謀反伏誅○蘇符如命旦也

○十月命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嗣濮王仲偁卒

○十二月李光罷以與檜議不合故也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春正月以莫將為迎護

梓宮奉迎兩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

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

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

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命命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

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為南渡之偏安耶。惜哉。○二月以劉錡

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四月蜀國公銀木

可卒。○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金。○兀朮以歸地于

幹本定謀。金主乃如燕京。命兀朮自黎陽趣汴。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

劉錡 議守 順昌

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

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

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

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

于。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

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宮

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

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沈之。

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

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閤探。於是軍

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劔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命)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命)人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自(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命)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命)人疑不敢近先是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命)人縱矢皆自轆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命)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關克募壯士五百

劉錡
敗金
烏祿

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命)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噐古吊反大呼也高聲也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命)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即聚(命)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木)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劉瓊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

劉琦
大敗兀
術

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及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術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術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術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搦戰。俄遣數千人出南

劉錡
順昌
之捷

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術拔營去。錡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錡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噐甲積如山阜。

諸將
敗金人

諭岳
飛班師

元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擁眾還。是役也，錡雖以寡禦眾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人震恐喪魄。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元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吳璘使李師顏敗人于疾風拔之。扶風縣今屬鳳翔府

○岳飛將牛臯敗人于京西。○郭浩使鄭建充敗人于醴州拔之。醴州今西安府乾州

○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撒離喝于清溪，領撒離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儂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飛遣將分布經畧，而自率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

正國
本以
安人
心
韓世
忠敗
金人

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人于淮陽軍。○岳飛及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二月，張俊使宋超敗人于朱家村。○胡世將使田

晟大敗人于涇州。涇州今屬平涼府

○岳飛使張憲敗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岳飛使

却晟敗人于鄭州，復其城。○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人于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

汝州今屬南陽府，河清縣名今孟津縣是也。伊陽縣

名今高縣是也。伊陽縣

安置趙鼎于朝

岳飛郾城之捷

○韓世忠使王勝復海州命人來救勝大敗之○王德復宿州

遂會張俊于城父

城父縣名在鳳陽府亳縣東南

命烏祿及鄜瓊棄亳州遁去

俊入命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時鄜瓊與葛王烏祿在命聞德

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

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又

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

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安置秘書少監趙鼎于潮州○七

月岳飛使張應會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秦檜薦之

也初為中丞故凡可以為儉之地者無不力為之

○岳飛大敗命兀朮于郾城先是飛留大軍于顯昌命諸將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

一戰飛聞之曰命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

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

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命人戰凡數十合命屍布野兀

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

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

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

以四十騎突戰敗之郾城縣屬開封府

○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命兀朮侵顯昌

岳飛使王貴敗之時兀朮既敗于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

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

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馬得箭鏃二升飛

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

楊沂中與戰於顯昌

岳飛 敗人 朱仙 鎮

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接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皆蒐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皆復兀朮引兵還臨穎縣屬

○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人于垣曲又敗之於沁水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垣曲縣屬平陽府沁水縣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命人大恐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

○岳飛大敗兀朮于朱仙鎮兀朮走還飛遣使脩治諸陵

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

○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鄆城還鄆州復取穎昌淮寧府蔡鄭州飛固辭職不許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命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

岳飛 銳意 恢復 中原

秦檜 詔沮 飛功

洛晉分溫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磁以南命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命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命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命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命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因上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命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命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

班師

河南
地復

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
 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訖曰我等
 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
 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
 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問田處之初兀木敗
 于宋仙欲棄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
 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
 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
 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岳少保及飛還兀木遣兵追之不
 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岳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
 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點堅黑也言其凶暴若夏桀也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會寧府濱

州之西即今之利涉軍也噍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張九成

○八月以張九成喻樗陳副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
 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
 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
 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
 去諛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
 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
 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
 選及為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
 曰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
 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楊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

諭韓世忠班師

金封孔子後

春渡淮而還金人署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州節制陝西

河東軍馬○十月金撤離喝取慶陽府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

之○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方與禮樂立孔子廟為上京求孔子後

○十二月金以阿離補撒離喝為左右副元帥○金始置屯田

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

○以知郴州劉頴為御史中丞劾奏檜主和議出為淮東提刑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春正月金元木入壽春府

遂渡淮入廬州○詔楊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師江州○金

主初服衮冕○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元木退師昭關德又敗之

遂復昭關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北

○詔韓世忠帥師援淮西○楊沂中劉錡及金元木戰于柘臯

大敗之遂復廬州初元木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援之錡渡

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

遏敵衝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元木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

因駐師錡進兵與元木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

曳薪疊橋須臾而成翌日沂中王德吳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

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元木以鐵騎十萬分為

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首犯其鋒一酋被

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躁從之

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

拓臯之捷

兀木 驚見 順昌 旗幟

金主 親祀 孔子

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
 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于紫金山是
 役也失將士九百人命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木復親帥兵逆
 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復廬州拓隸河在廬州府
巢縣西北東關在
和州含山縣西北巢湖在廬州府巢縣一名焦湖周圍四百
餘里東山在鳳陽府盱眙縣東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
 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命改封道君皇帝為天水
 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公故主延禧為豫王天水郡今鞏
昌府秦州
 命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
 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
 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
 夜繼焉一日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兀木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

賀王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張
 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命人取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
 績遂皆帥師還鎮○岳飛帥衆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兀
 木自渦口渡淮北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楊
 沂中還師臨安○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
 飛為副使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
 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世忠俊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故有
 是命

蔣誼曰昔朱元晦有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始終以和自愚
 若此者又非特愚而已矣挈肉以鬪虎賣金而禦盜
 欲求虎勢不張盜鋒不利終不可得也彼公子買為楚伐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其說焉則知買為無罪而見

殺故仲尼作春秋深著辭貶之夫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蹇寒既而復敗於郟城又敗於朱仙鎮號令不行於河北雖垂涎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為也吾固知彼君臣之謀矣民可恩義結而不可以勢力拘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澤以及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僉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四路之兵併力相嚮則取中原如俯首拾芥爾不若還其三喪返其生毋姑留淵聖以為羈縻之策畫淮水中流以為界則我有伏羲於萬世之名彼有息民于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體同其有隙一鼓成擒未為晚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頒土天悔禍之詔赦恩未遍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固知其和終非本意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使飛不死則和不成故高宗殺飛以說金即僖公刺買以說晉焉得為君矣雖然孟軻有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飛於此時可行矣故易以知幾為神而飛不達此情哉

秦檜

以計

罷三

師兵

罷劉

光世

兵

罷劉

琦

罷劉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

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五月置兩淮江東西湖廣

京西四道總領軍馬錢糧官○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

○金太師領三省事幹本卒幹本自天會初即當國事議禮部度興學選士治歷明時皆幹本啓之

○六月以秦檜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為

萬壽觀使光世尋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

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

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

遠遠矣○張俊岳飛還自楚州○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

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至

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

之遂罷錡兵命知荆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罷知温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知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鬼軍飛義

不肯俊弗悅俊又欲脩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授淮西至壽觀不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

使奉朝請其高音角

綱目斷云

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

於外群小忌之于中苟能見幾明決則投簪而退解組而歸
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厄可也不能以此自圖而乃陷其坎
窟自是而罷官自是而繫獄自是而屈辱自是而遭刑父子
一門畧無唯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憂岳公必
昧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秦州詔班師遂皆

還鎮初璘拔秦州聞命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

園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

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

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

吳璘
疊陣
法

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

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

議曰吳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

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

當也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

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

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

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

愕曰吾事收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

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亟麾之士

殊死鬪命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

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之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西矣詔至諸將各還鎮胡世將惟浩嘆而已○詔復劉子羽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張俊嘗為子羽之父給部曲給噐之至是俊為樞密遂薦其才故復用焉○莫將自命詔以劉光遠為命通國問使○十月命人入泗州○劉光遠還自命詔以魏良臣為命國真議使元本遣光遠還要重使會議秦檜奉遣臣

秦檜
張俊
謀殺
岳飛

○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

岳飛
就大
獄

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鷓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即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

四字
深入
膚理

秦檜
附會
岳飛
獄

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
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
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
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
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
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
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
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
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高又
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逼逼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
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撲何彥猷皆言飛無

莫須
有三
字何
以服
天下

辜判宗正寺士儻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
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
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漢法兵行而
逗遛者斬

宋史論斷曰

矯詔者專恣無君之辭楊氏曰小人設險中之
險以陷君子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

君子猶以為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實險中之險也蓋金
人之所忌者惟飛而秦檜之所忌者亦飛以為苟不害飛終
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也誣以謀反固險矯詔下獄此非險
中之險乎秦檜主之張俊万俟卨又從而成之誣累張憲株
連岳飛羅織繫獄噫檜何讐於飛飛何負於檜此誠天地之
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何得而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
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累之非
即此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宋事之興廢從可知矣

史臣曰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為秦檜矯詔而殺之而此特筆
 帝下飛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
 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為君
 可以欺而蔽也春秋於其臣不能討賊而又不越境而還歸
 之以弒逆之獄然則高宗之於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
 正其擅誅之罪準以趙盾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
 况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冤而檜答以此上意也

韓世忠罷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世忠諫曰
 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之師
 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
 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
 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成安郡王**
 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馱携酒從一二奚童縱

及金平畫淮水為界

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

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

義輕財治軍嚴整與士卒同其苦器杖規畫莫不精絕

○**金**人取濠州○邵隆復陝州○十一月范同罷秦檜惡之故也

○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于滕州府滕縣是也

○魏良臣及**金**蕭毅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歲幣銀

絹各二十五萬○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為疆以唐鄧二州界之

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以何鑄簽書樞密院

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

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蔽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疋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

俞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七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堦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鑄至汴見兀木遂如會寧

○詔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以畀人○

秦檜殺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

日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

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

漢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

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命以蠟書奏言命人所畏服者惟飛

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

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

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

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

秦檜 殺岳 飛岳 雲張 憲

諸酋 酌酒 相賀

飛天 性忠 孝

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虜未滅何以家

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

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

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饑死不虜掠卒有疾飛躬為調

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

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

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

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

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

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恂恂 如書 生

東萊呂氏曰

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克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木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在欲籲天而無從也。

先儒松雪翁曰

為忠臣見忌於姦臣。賊臣權臣不免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若宰嚭之殺伍員。靳尚之殺屈原。姦臣也。張巡死於祿山。顏杲卿死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姦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姦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為千古姦賊權臣之戒。愚觀武穆王奮身戎伍。位至將

相其英雄謀畧。雖古名將鮮有及之。而高宗昏暗。竟為賊檜謀害。孝宗即位。詔求其後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錢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與諸孫各位通顯者。皆有像祀之。王部曲諸將。元朝皆贈為侯。塑繪其像于王之左右。每歲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者。無不肅容瞻拜。頌詠稱嘆。蓋其忠孝之德。雖千萬人而曠百世同此心也。其秦檜張俊。後乃侯尚三賊。至今士大夫言其姦者。無不切齒恨之。欲劊其心。而食其肉。不及王守祠之犬也。

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西遼仁宗夷 春正月 張俊還自鎮

○衍聖公孔璠卒。子拯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 **晉安**

郡王 普安郡今保寧府劍州

○何鑄還自 **初** 蕭殺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微

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

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御見

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

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首以太后為請主曰先朝業已如

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王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

之喪及帝母常氏改封劉豫為曹王三月放判太宗正

寺齊安郡王士儂于建州秦檜惡其收岳飛也齊安郡今黃州府儂音嫻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

秦熈等及第南省擢熈第一檜以為媼故以誠之為首以其策

專主和議云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熈養之唐開元謂尚書省為南省禮部也門下中書為北省

以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

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冊帝為大宋皇帝

宋史論斷曰

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袞冕來冊帝中國屈于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貶中國之鳴名受夷狄之穢號悲夫

史臣曰

嗚呼帝者中國所自立上承天命而下應人心者也

所傳者二帝三王之統所踐者祖宗列聖之祚况高

宗被袞冕即皇帝位郊天饗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

矣乃始受金人之封冊被其袞冕以為大宋皇帝抑不知自

此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稱者何等號和嗚呼夷狄之禍至

是極矣天理人倫於是乎掃地天冠地履於是乎倒置秦檜

之罪上通乎天矣或曰此非特高宗之創始前此石晉固已行之矣嗚呼敬塘一武夫爾事出於救死非得已也君子猶不之與焉况高宗繼體之君而落有宋一代中興之業者乎或曰高宗亦為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必為此者由其心術不明林於秦檜之邪說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乎天者此也

主立其子濟安為太子

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諱班勃極烈即位至是始正名位定制慶焉

逐竄
胡銓

皇后
常氏
至自
金

○脩臨安府學為太學○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

沈昭遠如命○初置榷場于盱眙○命主宴群臣于五雲樓金

自去歲荒于酒諫者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然未嘗止也至是日盡醉乃罷

○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度于道州○以吳璘為督

成嶺鳳四州經畧使○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諷

女楫論銓飾非

○八月何鑄罷秦檜以其不附會岳飛之獄怨之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國報謝使○皇太后常氏至自金

居于慈寧宮○鄭剛中以秦之半商州今西安府商縣秦州屬鞏昌府昇金人

棄方山和尚二原以大散關為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

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勿總服奉安于龍德別宮

劉氏定之曰

高宗之與金和也謂使者曰朕有天下而卷不

不耻和又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告之曰慈

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

彼有感於是宋上表稱臣構金降詔冊命宋皇帝歸常后及

徽宗鄭后等喪噫高宗於此誠屈矣然為其父母而然則志

可矜也假令不為之屈可金人於其父母尚存者幽囚困苦

之甚而刀鋸鼎鑊之已死者舉而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蚋

姑最之高宗雖偃然帝于江表亦何以為心哉當時相臣忠

義者雖云有若澤綱鼎浚將臣智勇者雖云有若張韓劉岳
恃以支吾則可矣欲望其制吾乞買粘沒喝君臣之死命而
回徽欽之轅以南向豈易能哉故高宗之志可矜也不可以
全斥其非也古之人處此有高宗所不能及者曰漢高帝又
有不能及高宗者曰周平王故吾以高宗為可矜焉何也漢
高帝之父曰太公為項羽所執置于俎上謂高帝曰若急下
不然吾烹若父高帝應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羹其言不少屈者以羽
兵少食盡可脅而與之和也故侯生繼往御太公以歸高宗
奔播海隅僅存餘息何能及此哉至如平王之父見弑于申
侯於申之有難也平王遣兵為之戍守以救其危亡是則非
其力弱不足以復讐若高宗則直忘親以事仇爾故力足以
制仇敵而使其親來歸者上也力不足以制仇敵而自屈以
歸其親者中也力足以制仇敵而無意於其親者下也此漢
高帝宋高宗周平王三君之等差也若乃高宗銳意和金而
信奸相秦檜之言殺良將岳飛以就之則愚惑甚矣豈可終
持哉漢高帝既歸太公之後即取羽於固陵使高宗既和金
之後岳飛尚在俟彼之渝盟也而伐之不亦善乎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
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以郭
浩為金房開達四州經畧安撫使○楊愿如金賀正旦○金置
權場于壽鄧州鳳翔府○十月葬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永固陵

不失其正者尹氏子

以懿節皇后祔之尋改曰永祐○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
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盃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十一月貶何鑄為秘書少監以其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
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
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
靜江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
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靜江今桂林府寧武今保寧府廣元縣靜海今揚州府通川清河郡今廣平府清河縣及東昌府恩縣皆其故地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
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罷朝請大夫知

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脩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詔秘書少監秦熈脩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子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已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十二月金太子濟安卒○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癸亥十三年

金皇統二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

春二月作景靈宮于臨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築園丘○四月頒鄉飲酒儀于諸州

行人
洪皓
等歸

官戕
如讀
書

○閏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即帝既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刑后在金屋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
○王次翁罷○五月金初立太廟杜稷○六月程克俊罷○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人還餘皆物故惟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為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皓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湏如黃鍾大呂

金殺
行人
王倫

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遣江

邈奉迎累朝神御于温州。○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備卒。詔

普安郡王瑗解官持服。○十月奉安累朝神御于景靈宮。○十

一月有事於園丘。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顏

擘來賀正旦也。初營田于關外。○建秘書省。○求遺書。

甲子 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三年。○夏大慶元年。春正月。行人王倫為金所

殺。金欲以倫為平灤二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

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

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

欲污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

三日。聞者哀之。平州今永平府。灤州屬焉。

劉子
翼卒

○作太學及國子監節岳飛第為之太學。九十三齋。○二月万

侯高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彥禮，次子。子翼天性孝友，平

然與人交淡而耐久，心計精敏，長於理財。至聞善聚斂者，則深

惡之。其為州必與令約曰：公事勿彼此第簡易毋擾民可也。凡

聽訟甲乙迭問，理徹而情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常曰：馭吏何

必嚴威，顧令奉行文書，勿與吾事足矣。深惡浮圖氏之學，其書

亦不觀也。○四月作渾儀。○禁野史。秦檜慮為人所譏，故也。

許浩曰：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

戒也。又奚為而禁乎？蓋其君相自知其所為不善，而恐其聞

於後世，故禁使弗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而天理之

所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而不可得而禁也。何也？蓋君相有死

者將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之矣故曰不可得而禁也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于天下也大矣檜知不為天下公論所容既以子熺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埴脩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已滅迹萬世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俱在而其壅蔽人言劫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言而纖悉靡遺故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然抑有不可禁者金國史也金史不可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議以及稱臣拜詔之實固已先書則又不必死後而史臣書之而後傳也然則野史之禁亦奚為乎

張伯麟于吉陽軍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

張伯麟

生張伯麟于吉陽軍

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

平江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于

府以李椿年領其事

○使烏延和來

○六月黜配太學

乎秦檜怒故也

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吳伐越吳王闔廬重創而死子夫差立善復讐朝夕卧薪中出入使人

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後卒敗越復仇

○九月以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楊政為利州東路安撫使

○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

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

猶強猶昔○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十一月徙

李光于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刻

帝書六經于國子監

○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

殿受朝○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瑒為

恩平郡王恩平郡今肇慶府陽江縣是也

刻于六經國子監

此老猶強

乎秦檜怒故也

恩平郡王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熿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因 **庚** **十六** **年** 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五年○夏大慶二年 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

毀淫祠○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五月作景鍾○**金**右

丞相韓企先卒 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已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之臣

號多君子 補賢相焉

○高麗王楷卒子覲立○**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

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為左衽密以信義感

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欲因**金**主郊

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

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師瑗皆遇害闔門無噍類○九月以何

金殺 宇文 虛中

子羽 許國 之誠

放張 浚于 連州

鑄為**金**國祈請使 請國族也 ○**金**劉豫死○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

羽卒 羽忠顯公齡之長子也仕至右諫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 子羽

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眾人惶撓

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

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擿伏若神

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緩急叩門無愛于力振人之絕傾貲

倒廩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

事託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

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

不懈也○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放萬壽觀使張浚于連州先

是浚因彗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大夫人許氏年高言

張浚
上疏
得貶

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許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
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
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
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
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
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
夕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與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
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七年**

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四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

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熈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
若谷罷○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四月以汪勃簽

貶洪
皓于
英州

書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七月召鄭剛

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瑒權四川宣撫司事時剛中治蜀頗有方

畧秦檜忌之○八月清遠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先是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

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

遣人與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

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

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塋遂不食

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

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鼎為

稱首焉○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清遠軍今柳州府融縣箕尾東方宿名齎持也行也

中興
賢相
稱首

秦檜
竄李
顯忠

庚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七年○夏大慶五年

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

秦熺知樞密院事○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熺為觀文

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

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

奉祠○罷四川宣撫司以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

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

事○以完顏宗賢為左丞相○九月詹大方卒十月以余堯

弼簽書樞密院事○太師領三省事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死

皆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日就

衰弱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而已

十一月徙胡銓于吉陽軍○十二月以完顏亮為右丞相

巴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賜王亮春二

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亮既得

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惟心

五月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先是四月壬申夜大風雨

入金主寢內燒帷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官

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

金主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然金主不悅故出亮

八月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九月復召完顏亮為平

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回莫測其故大

十月主殺其弟朮王常勝○十一月主殺其后裴蒲氏

自兀朮既沒其后裴蒲氏于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

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酖怒至於手刃侍

臣至是積怒于后遂殺之而召朮王妃撒卯納于宮中

十二月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史臣贊曰

金熙宗之世。境內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禍。

馬

主亮追廢其故主亶為東昏王。○主追謚其考梁宋國王。幹本為帝。廟號德宗。○召隱士劉勉之不至。

二十二年。○西遼紹興九年。○夏天盛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皇太后。幹本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宗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及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如

金主大殺宗室

○以秦熈為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編管右承務

郎李孟堅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孟堅父

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

堅除名。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八

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

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攘

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四

月。置力田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玉為

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

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寺。胡里甲等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

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

史臣曰

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戚屬當時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凌天子之尊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恃其強力以為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于景靈宮○六月加秦熈少

保○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

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金**以蕭玉參

知政事○九月竄太常主簿吳元美于**容州**容州今梧州府容縣

○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平章政事孛吉工部尚書

謀里野夷其族於是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

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三年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

○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三月**金**營宮

于燕京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

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

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

宮殿之飾編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

費以億萬計成而後毀務極華麗焉

○五月**金**主納其宗婦于宮○七月以曹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九月巫伋還自**金**言**金**人不許所請○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西遼紹興十一年○夏天盛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

之奇之荀于**梅谷**州秦檜意也○貶直龍圖閣葉三省于**筠州**

竄監都察院王遠于**高州**以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四

月巫伋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殺

其夫崇義節度使烏帶以定哥為貴妃○九月章復罷十月以

宋撲簽書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煇于**萬安軍**煇嘗草書議和戎非便故也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十二年○夏天盛五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改**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

以王循友知**建寧府**○**金**以蕭裕為右丞相○四月**金**太后太

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太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謂金主曰徒單后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女以我之故不令徒單后皆來我死必迎致之當如事我

○五月以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金**主殺其弟**西京**留守

蒲家○十月宋撲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

納其叔母阿懶為昭妃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于**濟南**烏林

答氏自殺時**金**主恣于淫泆於宗族姪女無所忌耻皆與之私

又召烏祿妻烏林答氏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

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夏天盛六年春正月**金**蕭裕

謀反伏誅裕在相位勢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

主筵禧之孫

○三月竄何兌于**英州**○四月以孔撻襲封衍聖公撻玠之子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金**始置交鈔庫

史臣曰元以來鈔製始此按宋之交會其製無考金史交鈔

之製外為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舊至今沿用之中雖小異而其大槩實相同也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後則錢自錢鈔自鈔各自與物相為輕重矣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七月貶西川制置使蕭振于池州以符中行代之○以秦墳脩撰實錄院填檜孫也是年舉省試殿試皆為第一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填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熈語遂擢張孝祥第一降墳居第三至是脩撰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十一月魏誦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加秦熈少傅封嘉禾國公○命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于昭欽州

秦松三世領史職

樂府欽州今因之屬蕪州府

○竄通判武崗軍方疇知雷州王趨于來辰州秦檜怨疇通書于胡銓也武崗軍今保慶府武崗州

○西遼主夷列卒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后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七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

長卿仁和縣尉芮燁于化州武崗軍仁和縣今屬杭州府和州今屬高州府

○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

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故

改○七月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

理寺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

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

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獄

陸九大方通鑑

檜陷
五十
三人
于死
地病
不能
書

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喜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

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遺表有云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惟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又陰納內侍及鑿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允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残忍尤甚數興大獄焉謁告歸休也秦始皇閔三皇之禮或曰殷端上車金根之色於是作金根之車九錫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柩鬻

歷代通鑑輯覽 宋高宗紀十卷 四十一

宋斲曰

姦臣之惡莫甚於秦檜焉。蓋宋至高宗危亡已甚，自檜挈家北還，專主和議，以罷四方援兵。上蔽日月之光，下亂彛倫之叙。犬豕不復，狐兔帝望救之心。報本欠虧，廢七廟禘嘗之祭。隔衣冠於左衽，喪廉耻於夷風。妬害忠良，殺岳飛而并父子，擠排黨論，竄趙鼎以及諸臣。賄通四夷，寃含九地。惡固同於擣杙，凶實類于窮奇。借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秦檜以姦邪賣國，誠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沒追封加謚者，何哉？嗟乎！此又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專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歟！不然，何朝士皆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卒使其秉執大權也。故君子觀乎宣和殿，檜生王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

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治秦檜姻黨，安置曹泳、鄭億年于遠州，竄莫汲等九人于嶺南。

○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王迎其太后，徒單氏至。○十

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以士伐為嗣漢王，令音諂為安定

郡王。二王自令應士，繼封九十餘年。○十二月，復張浚、折彥質、

侯高、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柳州。

○胡銓于衡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

○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為四川

制置使，符行中免。○**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

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丙午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八年。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

沈該
方侯
高入
相

張俊

鄭剛中江藻舊官○安定郡王令諛讓封于其兄令衿詔從之
○**金**以蕭玉為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
密使以邊事已定○以方侯高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
州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
五月以沈該方侯高為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淵聖皇帝崩于**金**○七月彗星見
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九月以陳誠
之同知樞密院事○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
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浚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為
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太臣義同休戚不敢
以居喪為嫌適有星變求直言浚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

言金
人必
南侵

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方侯高居相
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于**金**疏進方侯高湯思退大怒復
安置**永州**○**金**主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于**樂之****大房山**大房山在

順天府房
山縣西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行世

○**金**正隆二年○西遼崇福四年○夏天盛九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

政事○三月方侯高卒○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四**

川制置使蕭振卒七月以李文會代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

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十月**金**初鑄

銅錢先是止用前代錢也○十一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且也

○**金**正隆三年○西遼崇福五年○夏天盛十年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

大夫楊伯雄命主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矧思阿補至是
病死追封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
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命主聞之怒召伯
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
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朝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
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敕
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
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于此者耳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
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
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

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直言罪當
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王倫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命具奏言命主欲南侵故先設

二事為辭湯思退不以為然命金主語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

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七月命以李通參知政事命主嘗

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

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

能一之乃為大矣命主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遂遣使

籍其諸路丁壯充軍○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

輻為嗣濮王音葛○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

高宗
作損

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於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

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遇

損則莫益擊而損必招於損而不思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地損矣。邊兵屢劔。國婦多鬻。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於此。即薪嘗膽。勵兵北向。以求益其所損。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平陂往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於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於遷徙未定之隙。築室自居。以損為扁。委曰。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慾。清心守事。是則守乎一職。治乎一事者之所為也。高宗為天下主。而當厄難。父兄之仇。待之以復生。民塗炭。待之以拯日。夕皇皇。以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而自處乎。夫惟其以損自處。是以偏信賊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疆則損。殺飛竄銓。而士則損。野有餓莩。而民則損。而無不損矣。是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十月**命**營宮室于汴京 ○十二月**命**安定郡王令衿卒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 ○西遼崇福六年 ○夏天盛十一年 春正月。禁科賣鹽。帝

曰。益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繇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 ○二月**命**造

戰艦于**通州**通州屬順天府

○三月立限田差役法 ○**命**大造兵于諸道 ○五月貶禮部侍

郎孫道夫知**綿州**。先是道夫使**命**還。累奏**命**有南侵之意。帝曰。

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殺其君。而奪之

位。與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

其引用張俊。忌之。故貶綿州屬成都府

○六月以王倫為**命**國奉表補謝使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

湯思退 陳康伯 入相

李燾 脩公 卿百 官通 鑑長 編

張九成卒○陳誠之罷○沈該免○七月以賀正中參知政事
 ○復以令諒為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于諸路○九月以湯
 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
 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
 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
 以李燾為幹辦公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
 正史實錄旁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
 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於此至是四川安撫
 制置使王剛中聞燾名薦之翰林學士脩國史周麟之言知雙
 表九十卷詔給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俊張燾咸器重之
 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惡其誤國
 檜權迄不與坐此偃夔州縣垂二十年

○皇太后帝氏崩

年八十帝事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

已高性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十一月葬顯仁皇后

十二月以王倫知樞密院事

○命主殺其太監使祈宰

以諫南侵

庚辰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二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

樞密院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進封建王更名瑋

先是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帝留王綸葉義問同論之曰

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卿等可議除少

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帝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

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

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監臨必生聖

子為此以繫人心不可無也帝復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虞允文使

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
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
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趣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
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
之事未嘗畧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蓄之
騎射翰墨皆絕於人○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璩判太宗正寺
名號○**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帥舟師平之**金**主命文曰
始定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六月王綸罷○七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事朱倬參知
政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十月虞允文
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

分經義詩為賦科取

將看花各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
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
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曾子○徐度如

金

賀生辰也

○以張一俊監廣州都作院

橫渠先生五世孫也

辛巳三十一

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太定元年春正月申

戊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

取士○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

僕射○徐度還自**金**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

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遣使徵諸道兵其女直契

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強者為正軍

卷之六十一

弱者為阿里喜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之喪

更臣曰

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歛之具瘞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兢兢業業乎哉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以陳康伯言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故也時宿將無在者惟劉錡在荆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于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緡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問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六月以劉錡為淮南

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刺窩斡

反初金主徵兵代宋使碑印燥合如西北路蓋僉契丹丁壯坊軍彼以軍來則老弱必盡繫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移刺窩斡遂反

○金主遷都于汴○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還○七月

大括羸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

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周麟之有罪免初

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即沂至都堂議舉兵

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

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師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康

伯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之

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宿遷人魏勝起

魏勝
復連

宋高宗示紀

水軍

金主
其
大
南
侵

吳璘
敗
金
師

兵復漣水軍及海州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比其時也聚義士

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漣水軍今淮安府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以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徒

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遂弒之自是莫有

敢諫者矣○九月金主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金主

戎服乘馬且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

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

近大震○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

宗○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吳璘敗之復秦隴洮州先是徒單

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

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

王友
直起
兵復
大名

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

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

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

之璘又遣別將彭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

秦隴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

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夏浚復

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友直博州高

佐游志復中原以歸宋聞金逾盟遂徧諭州縣勸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克之高平縣屬東昌府博州即東昌府也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

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時金遣蒙恬鎮國攻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

大敗之後鄭國軍聲益振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人圍之

久不下砦守滕晷告急于勝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

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知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
突四擊金陣間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創肩刃出圍金兵追之
馬中矢踣勝步入皆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
備後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
必復攻海州因問出砦趣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
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
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
乃引去金王渡淮慮勝觀其後分軍救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
副總管李寶遣子公佐規賊至海州遣人報之寶遡風赴援金
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遂俱至次下唐島膠西縣今
東昌府膠州唐島在膠州南

金人立世宗

○命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于淮陰初錡兵至揚州建大
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以扼○命師○命人以
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清河口在淮安府城西今為縣屬
○命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初○命王亮自發示
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祿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

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
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
留守烏祿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命王亮嘗使謀良虎圍
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命王絨毋
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李石石
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
福等丙午烏祿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命王
亮罪惡數十事烏祿是為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
劉錡將王權之師潰于昭關錡帥師還揚州○命王亮遂入廬州
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命蕭錡入滁州○
吳拱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

陳康伯請親征

文參謀軍事。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綱目斷云

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雙事虜，委為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嶼中華，帝能渙起神斷。

康伯有回天之力

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言，其義自見。

金徒單貞入真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為御

營宿衛使。○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以梁山

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

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因築

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

中。召左督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盧

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

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鄰阿撒二

人率舟師先濟溫都奧刺馬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

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

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

左司郎中兀不喝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拊髀歎曰：「朕

劉錡
帥敗金

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將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命主然之命以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屯蕪湖命劉錡使員琦禦命人于皂角林大敗之斬其將高景山命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李橫以八千人固守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命成閔復蔡州命王彥復虢州命十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

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命兵克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命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師命人侵瓜州劉汜禦之敗績葉義問自鎮江如建康初義問至鎮江聞命人攻瓜州劉汜以克敵弓射却之乃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劉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命人以重兵逼瓜州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命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命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命主亮遂趨揚州乙亥命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命江晨炊

允文
大敗
金師
于采
石

王麟堂元濟者與黃金一兩。曾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
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
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
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免以忠義曰金帛告
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
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
中建黃屋。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
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戰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
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
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

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
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
以海鯨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
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
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于江者。主悉敲殺之。允
文犒將士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緝上流。
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
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
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決戰。
以決雌雄。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虎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
二人。率其軍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

天下誠可惜也。○**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頌死之。○**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訛里朶為帝。廟號睿宗○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時**金**主至揚州，允文謂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瑋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是時金人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尺。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財改治馬船為戰艦焉。京口今鎮江府○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枝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

金將
無敵
當錡
名

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焉。○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招討使，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招討使，吳玘為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金人入秦州。○金人弒其主亮于瓜州。先是**金**主亮至瓜州，居于金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

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運船于瓜州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乙未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命主營命主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命主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收其妃嬪及李通等十餘人皆殺之謀克百夫長也

史臣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

嬪御方以三十三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都督府遣使來輸平○十二月楊春復廬州○以李寶爲浙

西通秦海州沿海制置使○劉萼自荆襄帥師北去○答朝

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

選復楚州○帝如建康府先是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

車駕臨幸帝從之○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

鎮江允文入對帝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

裴度裴度聞喜人唐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策勛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身繫天下輕

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

○劉銳復泗州○李顯忠復和州○主雍入○帝次于鎮

帝幸建康

虞允文方之裴度

江府○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甲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帝在鎮江○帝至建康府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

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山東人

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散南征之

衆而以建忠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天平軍本東平郡也宋政和初改東平府今改

為州屬交州府

○以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

宣諭使允文陛辭言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

天相我恢

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

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府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

謂張俊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

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

勢不能相接不從○瘞欽宗于臨安之招賢寺○人取蔡州

○以張浩為尚書令○王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

職也有才能高於已者或擢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

不取卿等無以此為心又曰朕當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諫卿等

有言即言無緘默以自便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

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替襄各思所長以聞不

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書省詳閱而

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又曰百姓上書陳

金主虚心受諫

金主尚文
字

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畧無獻替可乎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無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謹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與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金放蕭玉敬嗣暉許霖等于田里誅特末哥及其妻高氏討輔金主亮為虐者也

○閏月祔欽宗主于大廟○吳璘復天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

人退守寶雞○楊春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

安國歸于臨安斬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德順軍今平涼府靜寧州環州今慶

陽府環縣是也

使金
不屈

○洪邁使金先是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即洪邁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金閣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吳璘使姚仲等復河源會熙州永安鎮戎軍○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卻之○金追廢故主亮為海陵郡王謚曰煬○五月詔張浚措置

兩淮事務○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脊○**命**立**楚**王允恭為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御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玘主管侍衛步軍司○罷楊存中為**醴泉**觀使○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備為誘王母張氏為王夫人○朱倬罷帝還**建康**有內禅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蓋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自安力求去○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先是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綱目斷云

書自稱譏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年非不高國不闕而日蹙事不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幾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仇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貶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間矣

新安胡氏曰

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曾無繫戀所以為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自國初至於慶曆又自慶曆至于熙豐宣靖始終不競於敵而已矣建紹百戰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盛於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四明陳氏曰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

中興 治國 平天 下之 根本 論宋 武功

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宋史筆斷曰

天者太祖之德可謂至深而且篤矣蓋太祖易姓而起以辛若而平天下以仁義而息干戈弘

濟斯民功侔湯武故以天眷有德而言宜其子孫弗替享國長久柰何傳之太宗敗盟負約遂有天位不傳諸姪而傳諸子致使太祖子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而高宗自念乏於儲嗣則然興感乃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則無以慰在天之靈姿寅亮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願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於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備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立為皇太祖復賜名曠更名昶至是即皇帝位是為孝宗嗟乎向使靖康之亂不作高宗之嗣不絕藝祖雖有聖子神孫亦不能揖讓而有天下矣今而神器

及於孝宗者非由人力乃天命也然天命至公且仁既假孝宗以位而復遺之以安故於紹興末年姦臣秦檜死万俟卨亡海陵王就戮南北之兵移謀而解既登太寶復有朱熹辛次膺虞允文劉珙諸賢臣並出力陳治道使太祖在天之靈陟降清廟用享馨香豐潔之祀垂二百餘年而後已嗟夫天之眷祐太祖者乃如此猶謂下民可罔上天可欺歟然則太祖之祀既絕而復興者未必不由於心德之所致蓋太祖而受周禪過於防密乃遷鄭王于房州使其沈淪憂憤而沒則已之子孫寧有不致於陵替國之運祚亦寧有不至于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也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

即內知客也

○以胡銓知饒州

始復用也

○七月吳挺復鞏州

○召張浚入朝以

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初帝手書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

復官胡銓

張浚
自陳
恢復

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掎角。譬如逐鹿。掎謂策其下。猶夾鹿之足也。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也。

○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

朱熹
言帝
王之
學
本原
之地
在朝
廷

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汪徹視師。湖北京西。○劉珙如金。○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趙樽復光州。○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州郡。又

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

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

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完顏思敬獲。移刺窩斡斬之。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遣右副元師謀

衍討敗之。金復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師。代謀衍。窩斡尚有眾八萬。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敗之。窩斡僅以身免。死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都。監思敬其黨悉平。

○十月葉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

院事。○命蔡世傑侵德順軍。吳璘拒之。○十一月命以僕散

忠義為都元帥。帥師次于汴京。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帥師

次于睢陽。命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忠義總

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事。忠義將行。命主諭

之曰。宋若歸侵疆。首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宋。簡閱士卒。分

屯要害。○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

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命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

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京來歸者。勝與之

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

歸附者日衆矣。○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召浚子拭。赴行在

拭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

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

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

稽古親賢以自輔

帝大異之

大方通鑑十卷終

林氏以神

蘇古縣

自神田對其少息阻今日之

下日

公神之用臨出必之終明夫野也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日

日野下之野下對中

